

二、所取受之五蕴不成立：

311

又所受五阴， 不从自性有；

若无自性者， 云何有他性？

同理，所取受之五蕴也不存在自性，自性不成立又怎么会有他性呢？

有人认为：如来并不是没有，因为他所取受的五蕴存在。

破曰：五蕴也没有自性。《显句论》说：五蕴要观待他法的缘故，所以没有自性，因为有自性就不需要依靠他法了。意思是说观待取受者如来或其他支分的缘故，五蕴自性不成立。

没有自性，又怎么会有他性呢？《显句论》说：石女的儿子不存在，观待石女儿的他性也不可能成立，同样，五蕴没有自性，也就不会有观待五蕴的他性。¹

¹一、《中论释·明句论·观如来品》云：

[非但于如来无自性。故次颂曰：

“又所受五阴， 不从自性有。”

又所受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阴，不从自性有。是缘起性故。是事于〈观五阴品〉中已广作破析。若不从自性有，应从因缘等他性有，是事亦不然。为明此义，故次颂曰：

“若无自性者， 云何有他性？”

如石女儿不从自性有，亦复不可从他性有。是故亦应无所受。复有别释：

“又所受五阴， 不从自性有。”



三、彼等之摄义：

312

以如是义故， 受空受者空，

云何当以空， 而说空如来？

因为这些道理的缘故，所取受之法与取受者皆为空性，所以怎么能说本空的如来存在呢？

根据上面的道理可知，取受者如来与所取受法五蕴都是空性。以此类推，一切万法也是空性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说本来空性的如来存在呢？这显然不合理。

又所受五阴，因从受者有，不因于受者，则应无所受，故无自性得成的所受法。若无不依于受者而自性成立的所受法，是故应有因待于受者的所受法，若尔颂曰：

“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他性？”

若所受法无自性——不得有自体者，云何当得从受者他性有？是故亦应无所受。]

二、《中论·观五阴品》云：

若离于色因， 色则不可得；
若当离于色， 色因不可得。
离色因有色， 是色则无因；
无因而有法， 是事则不然。
若离色有因， 则是无果因；
若言无果因， 则无有是处。
若已有色者， 则不用色因；
若无有色者， 亦不用色因。
无因而有色， 是事终不然；
是故有智者， 不应分别色。
若果似于因， 是事则不然；
果若不似因， 是事亦不然。
受阴及想阴， 行阴识阴等，
其余一切法， 皆同于色阴。



二（以此理舍弃一切见）分二：一、如来离一切戏论；二、执著戏论不见如来。

一（如来离一切戏论）分四：一、离空等四；二、离常等八；三、离如来有无；四、离如来灭后有无。

一、离空等四：

313

空则不可说， 非空不可说，
共不共叵说， 但以假名说。

如来的本体不可说是空，也不可说是非空，空不空二俱与空不空二者皆非也都不可说，只能以假名而说。

如来的本体不能说是空，如果是空就堕入无边；也不能说是不空，如果是不空就成了实有；也不能说空和不空共同具足，这会具有上述两种过失；更不能说空和不空两者皆非，实际上这和第三种情况相同。因此，如来的本体是离四边戏论的。

有实宗怀疑道：我们舍弃了密行、胜论、数论等外道而依止了佛陀，如果佛陀不存在，那我们的解脱慧命岂不断送了？你们说没有佛陀，那你们不也成了外道？

中观宗回答：我们并不是说名言中没有如来，如果这样说，那我们的确跟外道没有什么差别。我们是说胜义中没有如来，这一点以教证、理证可以成立。因此，是你们自己没有理解如来的无我狮吼而造成了这种误解。在名言中可以说，佛陀首先降生，然后在王宫享受生活，之后出家苦行、降魔证道，后来三转法轮广利有情，最后示现涅槃。但名言毕竟是假立，从究竟实相而言，这一切都不成立。

《般若经》云：“一切万法如幻如梦，较涅槃更殊胜的法亦如幻如梦。”²

二、离常等八：

314

常无常等四， 本寂何处有？

边无边等四， 本寂何处有？³

² 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·第四分妙行品·帝释品》中云：[时，诸天子问善现言：“岂诸如来、应、正等觉及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如幻、化、梦所见耶？”

善现答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乃至涅槃，我亦说为如幻、如化、如梦所见。”

时，诸天子问善现言：“岂可涅槃亦如幻、化、梦所见境？”

善现答言：“设更有法胜涅槃者，我亦说为如幻、如化、如梦所见。所以者何？幻、化、梦境与一切法乃至涅槃无二无别，皆不可得、不可说故。”]

³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颂·观如来品》云：

寂灭相中无， 常无常等四；

寂灭相中无， 边无边等四。

常、无常、二俱、二非之四边于本自寂灭的实相中何处存在呢？有边、无边、二俱、二非之四边于本自寂灭的实相中何处存在呢？

如来是离一切戏论的，在本自寂灭的实相中怎么会有常、无常等四边以及边、无边等四边呢？

常、无常、二俱、二非以及有边、无边、二俱、二非是十四无记中的八种。十四无记法具体为：我和世间是常、无常、二俱、二非；我和世间是有边、无边、二俱、二非；如来灭后是有、无、二俱、二非；命和身体是一体还是异体。当年外道向佛陀提出这十四个问难以后，佛陀置而不答。为什么不答呢？因为佛陀以无碍智慧早已彻见了外道的根基——对方执持实有的见解，如果说我和世间等是有，那对方就会执为实有；如果说无，对方又会生邪见或堕入断灭……无论怎么说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利益，因此佛陀置而不答。其实这十四个无记法是可以回答的，佛陀在某些经典中就给予了回答。⁴

⁴一、《大智度论·释初品中婆伽婆》时云：

[问曰：十四难不答故，知非一切智人。何等十四难？世界及我常；世界及我无常；世界及我亦有常亦无常；世界及我亦非有常亦非无常；世界及我有边；无



边；亦有边亦无边；亦非有边亦非无边；死后有神去后世；无神去后世；亦有神去亦无神去；死后亦非有神去亦非无神去后世；是身是神；身异神异。若佛一切智人，此十四难何以不答？

答曰：此事无实故不答。诸法有常，无此理；诸法断，亦无此理；以是故，佛不答。譬如人问构牛角得几斗乳，是为非问，不应答。

复次，世界无穷，如车轮无初无后。

复次，答此无利有失，堕恶邪中。佛知十四难，常覆四谛诸法实相。如渡处有恶虫，不应将人渡；安隐无患处，可示人令渡。

复次，有人言：“是事非一切智人不能解。”以人不能知，故佛不答。

复次，若人无言有，有言无，是名非一切智人；一切智人有言有，无言无。佛有不言无，无不言有，但说诸法实相，云何不名一切智人？譬如日不作高下，亦不作平地，等一而照；佛亦如是，非有作无，非无作有，常说实智慧光照诸法。如一道人问佛言：“大德！十二因缘，佛作耶？他作耶？”佛言：“我不作十二因缘，余人亦不作。有佛无佛，生因缘老死，是法常定住。”佛能说是生因缘老死，乃至无明因缘诸行。

复次，十四难中若答有过罪。若人问：“石女、黄门儿，长短好丑何类？”此不应答，以无儿故。

复次，此十四难，邪见非实，佛常以真实，以是故，置不答。

复次，置不答，是为答。有四种答：一、决定答，如佛第一涅槃安隐；二、解义答；三、反问答；四、置答。此中佛以置答。汝言无一切智人，有是言而无义，是大妄语。实有一切智人。何以故？得十力：（1）知处非处故，（2）知因缘业报故，（3）知诸禅定解脱故，（4）知众生根善恶故，（5）知种种欲解故，（6）知种种世间无量性故，（7）知一切住处道故，（8）先世行处忆念知故，（9）天眼分明得故，（10）知一切漏尽故。净不净分别知故，说一切世界中上法故，得甘露味故，得中道故，知一切法若有为、若无为实相故，永离三界欲故。如是种种因缘故，佛为一切智人。]

二、《大智度论·释初品中羸提波罗蜜之余》时云：

[复次，于十四难不答法中，有常、无常等，观察无碍，不失中道，是法能忍，是为法忍。如一比丘，于此十四难思惟观察，不能通达，心不能忍，持衣钵至佛所，白佛言：“佛能为我解十四难，使我意了者，当作弟子。若不能解，我当更求余道！”佛告：“痴人！汝本共我要誓，若答十四难，汝作我弟子耶？”比丘言：“不也。”佛言：“汝痴人今何以言，若不答我，不作弟子？我为老病死人说法济度；此十四难是斗争法，于法无益，但是戏论，何用问为？若为汝答，汝心不了，至死不解，不能得脱生老病死。譬如有人身被毒箭，亲属呼医，欲为出箭涂药，便言：‘未可出箭！我先当知汝姓字、亲里、父母、年岁；次欲知箭出在何山、何木、何羽，作箭镞者为是何人，是何等铁；复欲知弓何山木，何虫角；复欲知药是何处生，是何种名。如是等事，尽了了知之，然后听汝出箭涂药。’”佛问比丘：“此人可得知此众事，然后出箭不？”比丘言：“不可得知！若待尽知，此则已死。”佛言：“汝亦如是！为邪见箭爱毒涂，已入汝心，欲拔此箭作我弟子。而不欲出箭，方欲求尽世间常无常、边无边等，求之未得，则失慧命，与畜生同死，自投黑暗！”比丘惭愧，深识佛语，即得阿罗汉道。]

三、《中阿含经·例品箭喻经》云：

[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

尔时，尊者鬘童子独安静处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“所谓此见，世尊舍置除却，不尽通说，谓世有常，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我不欲此！我不忍此！我不可此！若世尊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从彼学梵行；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当难诘彼，舍之而去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若世尊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从彼学梵行；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当难诘彼，舍之而去。”

于是，尊者鬘童子则于晡时，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

“世尊！我今独安静处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‘所谓此见，世尊舍置除却，不尽通说，谓世有常，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我不欲此！我不忍此！我不可此！若世尊一向知世有常者，世尊！当为我说。若世尊不一向知世有常者，当直言不知也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；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若世尊一向知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世尊！当为我说。若世尊不一向知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当直言不知也。’”

世尊问曰：“鬘童子！我本颇为汝如是说世有常，汝来从我学梵行耶？”

鬘童子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我本颇为汝如是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，汝来从我学梵行耶？”

鬘童子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鬘童子！汝本颇向我说，若世尊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当从世尊学梵行耶？”

鬘童子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鬘童子！汝本颇向我说，若世尊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当从世尊学梵行耶？”

鬘童子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鬘童子！我本不向汝有所说，汝本亦不向我有所说，汝愚痴人！何故虚妄诬谤我耶？”

于是，尊者鬘童子为世尊面诃责数，内怀忧戚，低头默然，失辩无言，如有所伺。

于是，世尊面诃鬘童子已，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：‘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不从世尊学梵行。’彼愚痴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：‘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不从世尊学梵行。’彼愚痴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”

“犹如有人身被毒箭，因毒箭故，受极重苦，彼见亲族怜念悯伤，为求利义饶益安隐，便求箭医，然彼人者方作是念：‘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彼人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生？为长、短、粗、细？为黑、白、不黑不白？为刹利族，梵志、居士、工师族？为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彼弓为柘、为桑、为规、为角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弓扎，彼为是牛筋、为獐鹿筋、为是丝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弓色为黑、为白、为赤、为黄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弓弦为筋、为丝、为纆、为麻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箭杆为木、为竹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箭缠为是牛



筋、为獐鹿筋、为是丝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箭羽为飘鸽毛、为雕鹫毛、为鷓鴣毛、为鹤毛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箭镞为铍、为矛、为铍刀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作箭镞师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生？为长、短、粗、细？为黑、白、不黑不白？为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耶？’彼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

“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：‘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不从世尊学梵行。’彼愚痴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：‘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不从世尊学梵行。’彼愚痴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

“世有常，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世有常，有此见故，不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有此见故，不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

“世有常，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世有常，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无此见故，不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

“世有常者，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生。如是世无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者，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生。

“世有常，我不一向说此。以何等故，我不一向说此？此非义相应，非法相应，非梵行本，不趣智、不趣觉、不趣涅槃，是故我不一向说此。如是世无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，我不一向说此。以何等故，我不一向说此？此非义相应，非法相应，非梵行本，不趣智、不趣觉、不趣涅槃，是故我不一向说此也。何等法我一向说耶？此义我一向说：苦、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迹，我一向说。以何等故，我一向说此？此是义相应，是法相应，是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，是故我一向说此。是为不可说者则不说，可说者则说。当如是持！当如是学！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]

四、《宝行王正论·安乐解脱品》云：

世间有后际， 他问佛默然，
是尊一切智， 故智人识佛，
由此甚深法， 不说非器处。

五、《中观四百论·明菩萨行品》云：

佛知作不作， 应说不应说，
以是何因说， 遍智非遍智？



中论密钥

外道提问的是“我和世间是什么”，而这里是“如来和世间是什么”或者只是“如来是什么”，这并不矛盾，因为从取受者的角度来讲“我”和“如来”是一致的；而从诸法的本体而言，如来又包括了世间。